

《那些年》的 青春解讀

山地



去年，《那些年》上畫，羣情洶湧。初時我和讀初中的孩子都嗤之以鼻。誰知電影上映了兩三個月。長高了的孩子忽然改變主意，說：「全班同學經常講嘛……」原來它已成了文化語言。不知道沈佳宜、九把刀是誰，就像失去語境，無法進入這一代的文化。於是，我跟他進戲院，看看導演如何營造青春。

電影開場，一個個性格各異、極像卡通人物的同學乘着單車相繼出場……沒想到其中一個叫「勃起」。身旁的小男孩笑得人仰馬翻，就像在沉悶的課堂中，突然聽見「屎尿屁」般興奮。電影還刻意從低角度往上看，充滿「打飛機」的意象。這絕對是男孩子的語境和視點，還有日本漫畫的套路。當鏡頭轉向女主角時，更保持神聖距離，沒有俯視與仰視，只有凝視。

如此設定，無怪乎青年人一看就春心盪漾；我佩服導演有效把控青年人的荷爾蒙，叫它飆升而不出軌。卡通化的畫面讓一切停留在無傷大雅的想像。這是許多成

年人很難拿捏的界線。我們要麼一刀切，把青年人描寫成教育電視的樣板，沒有性別；要麼像香港的愛情電影，充滿太真實的親密鏡頭。導演的筆觸落在躁動與凝思之間，也是曖昧與微妙之中。從頭到尾，男女主角未曾真正拍拖，不曾接吻，最重頭的分手戲也只主角在雨中喊句：「我就是幼稚才追你那麼久」，然後各自生活依然，留着一點遺憾，在平行時空中，繼續幻想愛情。

我不會說《那些年》清新可喜，不落俗套。男主角受激勵而發奮讀書，極老套；沈佳宜因搏擊大會而惱怒，最終分手，也挺無聊。戲中滿是浪漫的鏡頭與音樂，不乏雋永精句，卻沒細膩的人物描寫。你看不見人物如何成長；但它演繹的青春，在躁動與凝思之間，的確叫人回味。

這是怎樣的青春？就是沈佳宜所說的「幼稚」，還有「人生有很多事本來就是徒勞無功的」。這叫人太有共鳴。走過青春的人，都感受到努力而徒然的唏噓；導演把它轉化為青春定義——跨越因果的追尋，迎向未可知的將來。我無法用一句精彩語錄，為《那些年》定下終極意義，說青春就是如此。於我，這齣戲的成功，在於打破因果，留下空間，讓每一個人套入自己的「那些年」。